

第三輯

不學有術集

I267
B928-10

柏楊隨筆前言

柏楊先生自一九七七年四月，從綠島駕返臺北，曾找出六〇年代刊登過敝大作的舊報紙舊雜誌——自立晚報、公論報、人間世雜誌，剪剪貼貼，一心一意要賣幾兩銀子餵肚，終於出版了「柏楊選集」。本來要一竿到底，一直出下去的，但「選集」乃泛稱之詞，書店老板認為不夠醒目，難以唬人，只好功德圓滿，出到十輯為止。

除了「選集」十輯外，剩下的剪報，堆積如山。估計一下，仍可再出十輯。沾沾自喜兼雄心勃勃，乃哀求出版社老板把它印行，定名「柏楊隨筆」，並每輯加上集名，以示花樣翻新，不同從前。其實不過仍是流行性騙局，名稱雖然新鮮，內容還是老貨。據實以告讀者老爺，上當不上當由你。

「柏楊隨筆」十輯之後，我老人家一九六〇年代的大作，已完全出籠，再沒有別的啦。凡是不包括在「選集」「隨筆」之內的雜文，都屬爛文屁文，劣文臭文，全都一筆勾銷。貴閣下在別的地方看到，就請用來擦屎，如果嫌紙太硬，有傷尊臀，則不妨唾而棄之，扔到陰山背後。嗟夫，一個人有權悟今是而昨非。——皇天后土，垂鑒柏老龍心。

「隨筆」跟「選集」一樣，都經過精挑細擇。毫無疑問的，定將永垂不朽。貴閣下一時鴻福齊天，買了一套，放到書架之上，日夕焚香膜拜，也會同樣永垂不朽。天下竟有這種廉價的永垂不朽，可不賀哉。

說自己的好話，已說的精疲力盡，口乾舌焦，連個喝彩的聲音都沒有聽到一個，實在洩氣，所以也不再說啦。

一九八〇年代白道吉日於臺北新店花園新城

不學有術集序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之間，距前集雜文之出版，已四閱月矣。四閱月中，世界上花樣百出，最大的變化莫過於天氣，當我爲前集寫序時，天正嚴寒，一襲老棉袍在身，凍得發抖，巴不得去偷點銀子，裝上洋式暖氣。現在爲本集寫序，天已盛暑了矣，雙手揮扇，都木法度，既驅不走熱，也驅不走蚊。天氣尚且如此，人何以堪？最近每每對鏡自照，一代英雄，迎面出現，只不過白髮蒼蒼，真的老啦。可是，老啦雖然老啦，毛病仍然如初。

毛病是啥？蓋正人君子聞善言則拜，柏楊先生聞善言則踢。正人君子聞過則喜，柏楊先生聞過則怒。正人君子有學有術，柏楊先生則不學有術。君如不信，不妨說兩句善言教我聽聽，或指出我一點過失試試，恐怕有你吃不了兜着走的鏡頭。柏

楊先生與別人不同的是，我寧可被舒服的話埋葬，也不肯被逆耳之言拯救。天生如此英明，萬人稱讚，你有啥辦法哉？爲誌此盛，特將在臺北自立晚報上的專欄，剪貼出書。

是爲序。

甲辰年五月于臺北市柏府

一九六四年

目次

柏楊隨筆前言	
不學有術集序	
恢復原樣	—
南下避年	五
容易的很	—
離開尊窩	一五
當然不論表	二一
毀容與偽藥	二五
陰陽調和	三一

說不準學	三七
野柳義魂	四五
榮華富貴	五一
醬缸	五七
英雄人物	六三
千古奇冤	六九
愚惡	七五
傳統文化——難得糊塗	八一
鬼神歡聲雷動	八七
國民公敵	九一
參與感	九七
做官與麻人	一〇三
靈性衰微	一〇九
走老板路線	一一五

賞飯學

一二一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一二七

罵

一三三

人生以做官爲目的

一三九

「聖人」的定義

一四五

眼前歡

一五一

奴才總管

一五七

冒出幾個主意

一六三

建議三項

一六九

幽默和尊嚴

一八一

努力讀書

一八七

・附錄・

胡秋原先生函

一九五

恢復原樣

柏楊先生的大作，報上最近停了兩個多月，據正史上說，朝野都爲之震了動。

蓋天底下的事往往奇怪非凡，本來沒有某一種玩藝的，該玩藝忽然冒了出來，好比說淡水河忽然冒了出來一座太虛幻境，亭臺樓閣，有美女向你招手，大家一瞧，當然失驚打怪。同樣，本來有某一種玩藝的，忽然沒有啦，好比說臺北火車站吧，第二天醒來，抬望眼，它不見啦，不要說火車頭不見啦，連房子都不見啦，大家準把眼珠都瞪出來。柏楊先生大作在報上寫了四年，忽然間斷之斷之，讀者先生怎能不覺得怪哉良多乎？有幾位讀者先生，是老朋友矣，跑到柏府，厲聲問我曰：「老頭，你膽敢不寫，端啥臭架子呀？」我發誓曰：「誰端臭架子，誰就是王八蛋。」也有幾位讀者先生，更是老朋友，在街頭相遇，最初若不相識，等到左看右看，前看

後看，發現我既沒有腳鍊手銬，又好像沒有帶領錦衣衛沿途捉拿同黨，才跑到我眼前，喘氣曰：「閣下，你沒有被關起來呀。」這不是存心咒人是啥。

上列兩種，乃漠不關心式的關心，不足論列。而大多數讀者先生的關心，都使柏楊先生感激涕零。報館經理部的先生三番五次告曰，或有人打電話，或有人對送報生說，柏楊先生如果不再寫，他就停報不看啦。經理部先生每次「告曰」，我就忍不住老淚縱橫，嗚呼，當着面說的天花亂墜，不值個屁，而不要當事人知，不求任何感謝回報，其價值才真正連城。但經理部先生對外統統答曰：「老頭年紀太大，病啦，要死啦。」說我病啦固可，說我要死啦，簡直喪盡天良，前情盡棄，總有一天落到三作牌之手也。

然而這並不是說，敝大作一停，所有的讀者先生或至親好友，都心頭戚戚，事實上也有歡天喜地，舉盃慶祝的場面。有一天我去坐四川式茶館，聽見一位幾乎天天見面的朋友，笑嘻嘻告他的同伴曰：「那老頭，寫的差遠啦，給某某提鞋都不配。」另外還有一個場合，男女作家，相聚一堂，感情交流之餘，忽然提起來柏楊先生，就有人興高彩烈的嘆曰：「這一下他完啦，完啦。」更有人發明了很多美麗

的內幕消息，也興高彩烈的繼續嘆曰：「他完啦，完啦。」完啦者，完啦也，再沒有前途之謂。當世之君子，有兩大特徵，一曰聞過則怒，一曰聞捧便瘋，柏楊先生在夾縫裏過日子，實在是有點「天將降大任」的感覺。

於是乎，從今天開始，恢復原樣，每天一篇，想當年福爾摩斯先生一連串大破賊盜黨，破到後來，老將莫泰理先生親自出馬，兩個人在瑞士懸崖上打了個頭破血出，最後他閣下忽多一聲，栽到山澗裏，大概是「死啦」；不是「死啦」，至少也是「完啦」。原作者柯南道爾先生之意，從此可以洗手矣。也是受不了讀者先生的壓力，只好再寫，可是福先生明明死啦完啦，怎麼出場法乎？柯先生有的是辦法，就寫了一篇「重來記」，教他閣下忽然不見了之後，再忽然冒出來。柏楊先生復筆大吉之日，謹借用之作爲榜樣。並祝我老人家，以後聖躬康泰，百事如意，凡看不順眼的人，都得賴痢頭，善哉。

一九六四·二·一二。

（柏老按：四年後的一九六八年三月，我果然「完啦」，隆重坐牢，終於稱了諸君子的心，滿如了諸君子的意。）

南下避年

巨大人物每有避壽之舉，蓋一旦到了某一天他閣下的懸弧佳辰，也就是說一旦到了某一天是他閣下的生日，他就潛逃到別的地方，使那些奔走於權貴之門的朋友，想磕頭如搗蒜都揪不住辮子，只好在門口簽個名，以表敬賀之意。柏楊先生歷屆華誕，從沒有避過一次壽，非我有異於巨大人物也，而是無人向我磕頭如搗蒜也。記得剛來臺灣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轟轟烈烈的時代，榮任彰化某某國民小學堂教導主任，兼該國民小學堂動員委員會常務委員，又兼該國民小學堂經費審核委員會委員，偶遇校長不在，還列席家長會，和出席家長握手，因家長等都是地方二抓牌，我的身價不問可知。恰逢生日，爲了向巨大人物見賢思齊，就把門一鎖，携帶全家，去鹿港一位朋友那裏避壽。三天歸來，依我之見，門縫裏至少有一打以上的名

片，門口至少還有簽名簿之類一大堆玩藝。萬萬料不到，人心不古，世道日非，返府一瞧，不但沒有名片，沒有簽名簿，而且連被子也沒有啦，蓋被偷啦，尤其使人洩勁的是，偷了兩天，鄰居還不知道。從此我就立定決心，不再避壽。

然而今年（一九六四）我却來一個避年。除夕之日，全家南下，初九才回，有人故意破壞我的名譽，說我躲債去啦，說這話的朋友一定沒有拜讀過敝大作「柏楊選集第七輯」，其中有一文，曰「年的變異」，曾說明過，工商業社會裏，支票第一，頭寸至上，「債」這玩藝，不但不會逼你，而且理都不理，銀行八字開，像一個鈔票做的三作牌，手執鋼鞭，暗中埋伏，等到時間一到，你仍沒有把銀子必恭必敬，雙手送上，他就攔頭一鞭，輕則退票，重則送到法院，除了還賬，還得繳納以銀元計算的罰款，修理的慘不忍睹。故柏楊先生今年除夕就走，決不是爲了躲債，而純粹的是爲了避年。嗚呼，每逢過節，都需要一筆開支，而過年尤甚，與其自己愁眉苦臉，東張羅西張羅，何如全家大小往別人家一住，去讓他們愁眉苦臉，東張羅西張羅乎？事情當然也不如此簡單，必須有要好的朋友，而且該朋友得有點踢騰的餘地才行。否則走錯了地方，進得門來，還沒有把椅子暖熱，朋友曰：「怎麼，

柏老，你不坐一會兒呀？」或者朋友婆娘曰：「你看，啥啥長（大官），一定要請我們吃便飯，柏老，今天不留你啦，明天早上三點半，我們請你吃早點。」這種場面，便實在太淒涼矣，好在柏楊先生這些年來，頗有點老奸巨滑的修養，有這種可能的地方，連暖椅子的機會都不給他。故所到之處，均受歡迎，十天之內，見聞頗多，而且均關國計民生，重大非凡，且談一二，以誌盛況。

一九六四·二·二四·

新年期間旅行，尤其拖家帶眷，簡直非有點通天本領不可，不要說別的，便是火車票就難以買到手。從臺北南下的票，早就定好，尚不覺得吃力，可是以後的日子就難矣難矣。臺中到臺南焉，高雄返臺南焉，臺南返臺中焉，臺中再返臺北焉，每次買票，身披重甲，輾轉苦戰，戰勝了固擠的屁尿直流，戰敗了只好再住一天，以便第二天一早，黎明即起，去車站再擠。柏楊先生真是苦命之人，原本快快乐樂的新年，竟被我硬生生的在車站上把它擠掉，不可說也，不可說也。

然而，聖人不云乎，「困而知之」，擠了六七天之後，福至心靈，竟擠出來一